

往

事如烟

往事如烟

柳溪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往事如烟

柳溪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事如烟/柳溪 著

(历史备忘书系/李辉主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ISBN 7-5354-2010-9

I. 往…

II. 柳…

III. 柳溪 - 回忆录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6090 号

责任编辑:胡敦焕

责任校对:朱久山

装帧设计:方隆昌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1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安陆鼎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375 插页:4

版次: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字数:255 千字

ISBN 7-5354-2010-9/K·85

定价:17.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1943年冬作北平地下
工作时留影（十九岁）



1953年在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当
编剧时留影



1956年离婚后（肃反后刚解除隔
离、审查、监禁），时年三十二岁。



1986年出访法国
在嘎纳街头留影



深入海上油田时留影



与儿子石磅(十磅)
在寓所合影



在书房专心写作，后面木佛是大儿子光明为外贸出口
所刻，他有这份手艺。



在海滨度假时，好奇地坐上一乘花轿。



1999年国庆50周年，特意到首都北海静心斋留影，在这个小院里，曾经建立过一个地下交通站，那还是56年前的事了，想起来真是往事悠悠。这就是当年住过的屋子。

“历史备忘录系”总序

李 辉

世纪之交，百年回眸，千禧之年……人人争说世纪末，或者展望新世纪，似乎都陶醉在诸如此类的词语之中了，仿佛只是到了如此关节，日月起落季节转换才开始真正具备历史意义；仿佛过去以往的岁月流逝，仅仅是为了这一时刻的引人注目，为了在无限延伸的时间行程中凸现出孤傲身影。

其实历史每时每刻都以同样的步履行走着，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那一天，也不过是同样的日起日落。不错，世纪转换时候的欢呼雀跃当然会令人有一种别样感受，但假如仅仅是将之纳入流行或畅销之类的炒作，或者虚张声势，不切实际能来一次新的千年、新的百年的展望，用一些空洞美妙的词句来掩饰思想的苍白，那么，还不如扎扎实实地站在现实土壤上，在斑斓缤纷、扑朔迷离的背景中，冷静、客观地把历史细细梳理。惟此，展望或者梦想，才不至于过于空泛。过于一厢情愿。

梳理历史诚然需要宏观描述和概念的归纳，但这一切都应该建立在大量的历史事实、细节之上，不然就会失之于片面、

笼统、甚至虚假。时间从来不会有季节省略，历史当然也不应该有空白。用更多的历史档案和回忆来填充被人们有意或无意留下的空白，这便是主编此套“历史备忘书系”的初衷。在此之前，我曾先后参与策划“火凤凰文库”和主编“沧桑文丛”，现在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支持，再次推出“历史备忘书系”，这是以往两套丛书的自然延伸，同时又有所侧重与发展。曾有过主编“民间档案”和“个人记忆”两套丛书的想法，如今“历史备忘书系”合二为一，试图为行将过去的世纪，留下多层次、多角度、具有民间性、最具个人化的史实记录。

“历史备忘书系”将更强调“民间档案”的特点，作者来自各界各地，名气无大小之分，大事件中的小人物，小人物的命运，或悲、或喜、悲喜交替，生活的原生态，常常更能反映出历史的本相，因之各种作者均有择选的必要与价值。形式也可多种多样，日记、信件、交代、采访实录、回忆录，视内容而定。而且我相信，原本不起眼的个人记录，愈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历史是一团混沌，是错综复杂的有机构成，那么，唯有方方面面上下下各式各样的记录，才有可能接近其原貌，才有可能在繁多细节中凸现出冰山下的一角。

希望读者能够接受和喜欢这样一套并不取巧也不花哨的书系，也欢迎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成为本书系的作者。

1999年10月26日，北京

目 录

“历史备忘录书系”总序	李 辉(1)
第一章 苦难之始	(1)
一 出生丧母	(1)
二 我有了继母	(4)
三 我的新差事	(8)
四 我当了支使丫头	(9)
第二章 憧憬壮丽	(12)
一 一颗启明星	(16)
二 我考进高等学府	(17)
三 我差点被捕	(23)
四 街头遇故知	(29)
五 接关系	(34)
第三章 神秘使命	(34)
一 大汉奸当了我的保护伞	(34)
二 建立地下交通站	(43)
三 大病临头	(52)
四 五妹来临	(57)

五	误会	(65)
第四章	迎接胜利	(71)
一	接受新任务	(71)
二	转移新地点	(79)
三	我的婚变	(82)
四	突然事件	(87)
五	通过封锁线和黑店	(92)
第五章	解放区的艰苦岁月	(102)
一	我失去了儿子	(102)
二	儿子,永远不是我的了	(107)
三	我正式结婚	(112)
四	婚后生活	(121)
五	我生了一个女儿	(132)
六	忽然刮起第一次运动风暴	(136)
七	初次省悟	(142)
第六章	走向混沌	(155)
一	阴霾笼罩了我的家庭	(155)
二	第二次运动风暴的打击	(160)
三	灾难降临	(171)
四	我被离异	(193)
五	坠入深渊	(205)
第七章	劫后余生	(227)
一	大病将死	(227)
二	我处于严密监视的包围中	(229)
三	刘亚继续陷害我	(243)
四	集中农场劳改	(254)
五	厄运再次降临	(263)

六	我看大门	(267)
七	我下工厂劳动	(272)
第八章	度过浩劫	(277)
一	随时揪斗	(277)
二	牛棚岁月(一)	(291)
三	牛棚岁月(二)	(297)
四	吃“忆苦饭”	(301)
五	“小保儿”大儿子来了	(307)
六	小儿子扒火车来津	(310)
七	干校解体	(316)
第九章	落乡	(323)
一	落户独流减河河滩	(323)
二	七月之夜	(334)
三	农民为我请愿	(347)
第十章	曙光升上地平线	(356)
一	初见端倪	(356)
二	好消息频传	(359)
三	落实 55 号文件精神	(365)
四	大地回春	(369)
五	尾声	(381)

第一章 苦难之始

一 出生丧母

1924年农历的4月21日，天津卫河北的“中国地”（对当时的八国租界地而言）的一条叫做宜仁里的小胡同里，有一个满族的大龄妇女正在产前阵痛。男主人本想临时雇一辆马车，把他的妻子送进妇婴医院。但当他走出胡同口就被军警用大枪拦住了。那大兵气势汹汹，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有人说是北京派下来的军警，对隐藏在附近的共产党人实行大逮捕；也有人说，这些军警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组织六路军人关讨伐直军曹锟，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的人关先遣军。不管是哪种原因，街上实行了戒严，禁止任何车辆、行人通行。男主人挨了一枪托，吓得跑回家来，只好改了主意，在附近请来一位旧式的接生婆——俗称“姥娘婆”来给接生。

产妇肚子疼得几次昏厥过去，姥娘婆指挥着，让她双手拽着门上梁，像打秋千那样，想让胎儿生下来，证明无效后，又把她从门梁上卸下来，姥娘婆便把整个身子压上去摁挤肚子，产妇疼得嗷嗷直叫，仍不见效，姥娘婆这时便拿出她平日接生

的绝招：到厨房去取来秤钩子，准备用钩子先把婴儿的头骨硬穿勾住，然后再把婴儿大卸八块地勾将出来，达到救产妇一命。可巧的是，等姥娘婆取来秤钩子，婴儿也呱呱坠地了。但这姥娘婆对这个没有让她使出绝招的婴儿似乎有了气，她在没等胎衣下来的情况下就着急地剪断了脐带，胎衣一下子随着冲上去了，来了个“血膨心”，产妇立刻就断了气。

这生下的婴儿便是我。

我一出娘胎就带来了灾难。当时只顾了忙死人，就把我用小被子卷了卷，放到桌子底下去。院里忙着用木材打棺材，斧锯的叮当声，压过我饥饿的哭声。三天后棺材打好了，才想起我来。当时家里没有女主人，父亲是一个书呆子，他早已吓得没了主张，随便什么人都能指挥他。他死了女眷的消息，按家规要在次日就得报告给住在英国租界地洋楼别墅里当寓公的祖父。我的祖籍在河北的沧县，是清朝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总纂官、协办内阁大学士纪昀（晓岚）的四世裔孙，就仗着祖上的荫德，祖父做过清朝的道台，放任过福建的督学，狠捞了一笔银子，解甲归田后，因为老家闹土匪绑票，他便带着丫头在天津这个水旱码头的商埠安居下来。他染有当时最为时髦的“芙蓉癖”——也就是抽鸦片烟。父亲那年虽然已是四十四岁的人了，但按家法，还要跪在地上报丧和请求给我赐名。祖父端着烟枪气呼呼地说：

“一个丫头家，我就不给她赐名儿了，再说，这丫头片子是‘丧门星’，刚一生下来，就要了她娘的命，是‘妨人精’，八成是‘八败星’投胎，命太硬，不是个好东西。”

父亲回来后，带来了祖父的偏房——闷福丫头，她倒挺热心，勇敢地担当起女主人的角色，一来就把我从桌子底下抱起来，据说我这时在她怀抱里哇哇地哭起来，她就把新买来的奶

粉用凉开水和成浆糊往我嘴里抹。虽然她的心好，只可惜没有育儿经验，吃下去没一会儿，我就抽起疯来。幸好自学成医的三叔从老家崔尔庄赶来，他给我开了一味成药“牛黄镇惊丸”，才止住了抽疯。但由于吃了超剂量的大人用量，长到好几岁，我都有点愣愣乎乎的，总是瞪着两只发直的大眼。人们都暗地里担心我会变成一个痴呆儿。

父亲自然也把母亲逝世的消息即刻拍发一封加急电报给他的岳丈家。外祖父当时住在北京。入殓的那一天，他老人家从北京赶到了天津。他是满族镶黄旗，也就是清朝皇亲国戚的上三旗，姓乌扎拉氏，又是爱新觉罗的贵胄，因此他官至巡抚。他那魁梧的身躯一走进那条小胡同，他就放开大嗓门痛哭起来：“我那可怜的闺女呀！你死的真冤呀！”这时他走进院门发疯似的喊叫着说：“快把那个小兔崽子给我抱出来看看！”

我被抱出来，他一看就来了气，骂着说：“这是一个‘扫帚星’转世，一生下来就要了她娘的命，快把她给我摔死！”

要不是王妈妈腿脚利索，躲得快，他手里提着的关东大烟袋锅儿，也会把我的头盖骨打个窟窿。到我七八岁时，我也不愿意回这个姥姥家。他一见我就撵狗似的说：“扫帚星，妨人精，快给我滚出上房去！”吃饭时也永远把我赶到厨房里去。在这里，既没有善良，也没有仁慈，他不是把我看作一个没娘的孩子给我疼爱，给我怜悯，而是把我母亲死亡的罪责愚昧地加到我的头上，我简直闹不清他当官时是怎样断案的。

祖父对我也不比他强。每年起码要有两次——春节和他的寿诞之日，让马车把我们全家拉到他家来给他磕头拜年、拜寿。爷爷见了，我，横眉怒目，张口闭口骂我“八败星”，说我“主着家门不幸”，不让我进他屋里去，指定我必须坐在楼梯上，不准自由行动，说这是防止霉气留在他的宅邸里，有几次

竟把我关到地下室，黑咕隆咚地看着老鼠在嬉戏，吱吱地叫，我好害怕。

据说祖父当年做的是教育的官，我长到能思考问题的年龄，心里总存着一个疑问：“凭他的愚昧和腐朽，他怎能教育人呢？”

祖父和外祖父对我如此冷漠和仇视，也使我幼小的心灵受到摧残和伤害，更使我充满仇恨心理。

因此，我从小就痛恨军阀——是他们争地盘、要打仗，实行军事戒严，才使我年仅三十三岁的母亲进不了产科医院，命丧黄泉。

我更痛恨这个封建家庭，是这些无知的自命不凡的官僚，使我这个刚一落生的孩提遭受着封建礼法的残害。

二 我有了继母

父亲按着封建家规的礼法，守制三年。三年过后给我娶进了一位继母。这位继母，不是外人，她是我的老姨。我母亲有六个姐妹，我母亲行四，她行六，也就是我的六姨。

按说姨做母，该像亲娘一样疼爱吧，可是恰恰相反，她对我特别狠毒。

当我刚有记忆、稍一懂事时，我人生的第一印象便是挨打和挨饿。

继母最初用扫灶笤帚打我，一直要打到笤帚的黍子苗飞满屋子，笤帚散了架儿，她才住手。一天就得买一把新笤帚。大概是因为成本太高，她就换了南方用竹子编的藤拍子，这是个很厉害的刑具，一下子拍下去，我的小屁股蛋儿就要肿好高，

自从改用了藤拍子，我的屁股上就被打得又红又肿，总是青了红，红了紫，根本不能坐板凳。每天打得我鬼哭狼嚎，跪地求饶都不行。

爸爸在旧衙门——河北省政府民政厅做职员，他每天上班去，就是我定时的挨打时间，所以我总是望眼欲穿地盼着爸爸下班回家。但是遇到政府裁员，爸爸失业，他就挂牌当律师挣钱维持一家人生活，有时为了调查案情，需要到外地去奔波，这时她就在失眠的夜晚，半夜把我从熟睡中打醒，我又惊又怕，又疼得火烧火燎，还不让我哭，我脱了衣服，打得比白天还狠。一拍子下来就是一片血印儿，直打得我皮开肉绽。我常常琢磨怎么受了那么大的惊吓，却没有把我整疯，我的神经顽强得真让人不可思议。

一年以后，继母为我生下了一个妹妹。虽然我爷爷因为是个“赔钱货”没给妹妹“赐名”，但爸爸和继母都爱如掌上明珠。和美丽聪明的妹妹相比我简直就是一只丑小鸭，小癞蛤蟆。

七岁时，继母派给我的差事是“跑街”。也就是说早晨一睁眼去买早点，随后是到杂货店去买油盐酱醋，肉、菜、切面、大饼等等，都是我分内的事。使我记忆最深的是隆冬腊月，刮着风雪，我的衣服单薄，又没有帽子、手套，手里托着鲜肉和豆腐，冻得小手僵了，裂着大口子，直冒鲜血，疼得钻心。

这时我家还有一位“老妈子”，那就是我叫她“王妈妈”的老家人。她是从山东逃难来津的，带着一儿一女在我家的胡同里讨饭。我母亲可怜这娘儿仨远离水灾的故乡到天津卫，举目无亲，又看这乡下女人诚实，自己觉着身子重了，就要临盆，身边也需要一个可靠的服侍人，便把她们娘儿几个收留下